

刘海粟 传



张欣
许金华 著
王立军
北岳文艺出版社

—— 沧海一粟



作家艺术家文学传记丛书

刘海粟 传



张欣
许金华 著
王立军

—— 沧海一粟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李建华

刘海粟传
——沧海一粟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字数:166千字

1994年12月第2版 1996年1月太原第2次印刷

印数:3001—13000册

*

ISBN 7—5378—0378—1

I·357 定价:9.80元



1984年6月,海粟大师访问日本。

序

沈柔坚

刘海粟先生是我国近代新美术与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1912年，十七岁的刘海粟即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在近八十年的不平坦的艺术道路中，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与毅力，在艺术上和教育上多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很少人可与比拟。在封建势力猖獗统治下，他创办的美术学校，首倡人体模特儿写生的基本功训练，并实行男女同学等新学制，在当时中国是破天荒的。本世纪初，欧洲新兴的印象派绘画正处于褒贬不一的时期，中国对它更是完全不了解，海粟先生又是引进新兴的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艺术的第一人。他所撒下的种子在中国美术园地上不断地开花结果，所译著的《西画苑》《现代绘画论》以及《莫奈》、《凡高》、《马蒂斯》等书在当时都起了深广的启蒙作用，于今看来仍不失光彩。他在介绍欧洲的近代绘画的同时又找到了东西方艺术革新的血缘，把中国的石涛、八大与法国印象派绘画革新的精神从理论上衔接贯通起来。在实践上又融汇中西，在油画创作上，跨出了中国油画民族化的第一步。海粟先生的油画是接受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影响并运用中国传统的以线运色，因而他的油画更富于韵致和力度。在刘海粟的油画和中国画的作品中，都显现出“大”和“力”的气派与特色。他的油画得力于中国画的笔力，国画的笔墨又得力其书法的功力。海老的中国

画从前期的以线为主到后期的泼彩泼墨，都具有雄浑和磅礴的大气，这与他的渊博的学养与宽宏的胸襟都有直接关系。他的学识博通中外古今，艺术上和学术上“我行我道”，但对不同体系的画风和见解，却一向力主“兼容并蓄”，提倡不同画派、学派的竞立，反对宗派门户之纠葛，他有容乃大。我与他接触近四十年之中，每坐一起，老人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艺事或学术上的问题，从没听到他谈论人际之事或议他人之非。

海粟老人很崇敬司马迁，说起司马迁的人格与学问，精神特别振奋，在坎坷的道路上司马迁的形象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的意志坚强，经得起风吹与雨打。他处于逆境和困难之中从不志馁，在“四害”横行，家中被洗劫得一无所有的情况下，老人还用破笔废纸坚持在地上写字作画。平时他的勤奋也是感人的，在九二高龄上黄山写生时，经常在烈日下坚持油画或国画写生，数小时，完成才肯回寓，早几年在贵州、桂林等地写生更是整日不歇。

这位在艺术道路上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和先驱者，他治学从艺的刻苦勤奋的精神是后辈学习的楷模。

张欣、许金华二君子编导拍摄《沧海一粟》的连续电视片之后，今又写成《刘海粟传》，即将付梓之际，写上数语，是为序。

1990年8月10日于上海

序

1985年4月17日，一辆轿车从中南海西华厅驰出，车上坐着刘海粟夫妇，两位老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光泽。车轮磨擦着平坦的柏油路面，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刘海粟听着，思绪禁不住回到刚才的一幕……

邓颖超同志在西华厅台阶前迎接刘海粟夫妇，她亲切地说：“刘老，欢迎您到我家做客。”接着，她拉起刘老一只手，搀扶他进会客室。

室内，充满着一种宁静，安谧的气氛，右面墙上挂着周总理的遗容巨照，左面墙上是一幅油画，画面：邓大姐戴着老光眼镜，正在为周总理补衬衫。总理微笑地看着邓颖超，目光那样一往情深。

油画前，刘海粟凝视良久，心里砰然一动，眼眶湿润了……

“刘老，您……”邓颖超欲言又止。

刘海粟说：“古人云：丈夫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依我看，只是未到动情处……总理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九年了。今年三月，是他诞生八十七周年，明年是他逝世十周年，再过三年，又是他九十岁诞辰。我要为总理画一幅山川江海图，以形容他无限宽宏的胸怀。”

邓颖超说：“刘老，您的年纪大了，要注意保重！”

刘海粟摆摆手：“总理对我有几十年的知遇之恩和引导之情，我一定要画！把它挂在西华厅。同时，也献给您。”

“谢谢。”邓颖超关切地问：“听说，您在文革中受了不少苦，我向您慰问，向您道歉。”

刘海粟说：“我个人的事不算什么，那十年里，比我对人民更有益、对国家更有贡献而受委屈更多的大有人在。我虽然吃了些苦头，损失了不少书画碑帖，精美的中外雕塑作品也被毁掉了。但是我的精神没有被摧毁。我是家破人不亡。只要人在，我照样还能作画。靠什么力量支持我？一靠党对我的信任，二靠象周总理那样的中央同志了解我。所以，遇到再大的厄运，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我仍是充满感情。”

邓颖超点点头。

刘海粟高兴了，他有个特点，就是遇到可以肝胆相照的，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邓大姐，我抱定这样的宗旨：只要不伤大雅，不影响我读书，写字和作画，我都不放在心上。一个人的时间太宝贵，时间一去不再回来。”

“是的。”

“我这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游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喜欢游历名山大川，千种风光尽收眼底。我……”

一旁的夏伊乔打断丈夫滔滔不绝的话语，提醒道：“海粟，听邓大姐说话！”

邓颖超笑道：“刘老说得很有趣，我听着呢！刘老，您到过哪些名山大川？”

“泰山，蓬莱的云峰山，黄山……黄山是最喜爱的一座山，高大雄奇。我九上黄山，写了不少诗。”

刘海粟随口念道：

黄岳雄姿峙古今
百年几度此登临
目空云海千层浪
耳听松风万古音
莲座趺跏疑息壤
天都招手上遥岑
一轮最爱腾天境
中有彤彤报国心

“好！”邓颖超听罢抚掌道：“您的爱国之心我们早都感觉到了。这些年来，我们不但听您的言，也观您的行。您的言行说明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您在油画和中国画的成就，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您从事艺术教育多年，还培养了许多人材，大家都尊敬您，我们的国家非常尊重您这样的老人。”

……小轿车拐了一个弯，驰上宽阔的长安大街。夏伊乔望望沉思中的老伴，碰碰他问：“你想什么？”

刘海粟不答，他挑开蝉翼般的窗纱，一缕夕阳斜射进来，金黄金黄的煞是好看。他便忍不住朝外望去：车流，人群，朱红的宫墙，耸入云天的大厦……都浸泡在晚霞的光彩之中。这景色简直就是一幅油画：《莱芒湖之落日》？《圣母院的夕照》？不，这是在首都。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但是，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共产党的知遇之恩，引导之情，难道还不能以慰平生吗？刘海粟无声地笑了。

遥想当年，他取苏东坡《前赤壁赋》的“渺沧海之一粟”之意，改名季芳为海粟，多么恰当！人民是大海，艺术是大海，历史是大海！一粟于沧海之中求索，沉浮，弄潮……终于，获得了壮丽的人生！

1904年，常州。

雪落着，静静地落。

雪，覆盖了江南平原嫩绿的麦苗，覆盖了颓残的城墙，青石板铺成的小街。在青云坊的《静远堂》书坊里正传出阵阵读书声。

先生是个瘦削的老者，他摇头晃脑地朗读孔夫子的《论语》。他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孔子曰：曲肱而枕之。孔子曰：肉割不正不食。”

忽然，一个九岁的学生闪着聪慧的大眼睛，清脆地喊：“先生，这两句我不懂！”

朗读声嘎然而止，老先生瞪着混浊的眼睛盯住小海粟，不耐烦地答道：“前一句是讲用胳膊枕头睡觉，后一句是讲吃东西要讲究，有何难懂？真笨！”

小海粟又问：“先生，‘曲肱而枕之’分明是随随便便。‘肉割不正不食’却要求规规矩矩，这哪里象一个人所说？”

老先生语塞，继而恼羞成怒，斥道：“狂妄！圣贤之言，竟敢横加评论！”他扬起戒尺，点点小海粟说：“长毛之子，不可教也！”

下课后，同学们一起围上来喊：“长毛的儿子，长毛的儿

子！”

什么是长毛？英雄还是强盗？

小海粟捂住耳朵冲出重围，他敏感的自尊心受到从未有过的伤害，跑呀，跑呀，一口气跑回了家。

青云坊，一幢老式的青砖住宅。院落里有株祖传的铁骨红梅，它正在雪地里怒放，象一团火焰。海粟的母亲洪氏——一个典雅的女人正在窗下刺绣。

“砰！”小海粟推开门，泪痕满面：“妈妈！”

洪氏吃了一惊：“九儿，你怎么了？”

“妈妈，什么叫长毛？”

洪氏一震：“啊！”

“妈妈，长毛是坏人吗？你说呀！”

洪氏明白了。是的，刘家凤是一个“长毛”。她还记得结婚不久，丈夫曾告知太平天国失败后回家时的情景……

夜，墨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只有一两声犬吠。一烛青灯前，刘母正在念佛。忽然，黑暗处钻出一条大汉扑地跪倒在地，喊道：“母亲！”

“你是什么人？”刘母颤颤地问。

大汉抬起头：“我是家凤呀！”

“家凤？”

“儿十三岁参加太平军，至今六年有余……母亲，您真的认不出来了吗？”

刘母抖索着伸出手在大汉的身上摸着什么，大汉会意，哗——扒开衣襟，露出胸上的一颗黑痣。刘母一把抱住儿子，呜咽起来……

洪氏本来想等儿子大一点再告诉他，看情景，是不能再隐瞒

了。洪氏便温情地搂住儿子，抹去他眼角的泪水，娓娓地说：“从前，有个叫洪秀全的人，看到老百姓在受苦受难，就组织了太平军，决心杀尽天下妖魔，使大家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人不温饱，无处不均匀。太平军黄衣锦帽，人人的头发都披在后肩，潇洒极了。”接着，她告诉儿子，爸爸家风十三岁参加太平军，可惜太平天国不幸遭到失败。爸爸回到家乡经商，有些族人劝他图取功名，爸爸志不可夺，发誓：此生此世决不在朝廷当狗官！

说到这里，洪氏指着雪地上的红梅，意味深长地启发道：“九儿，你看那株红梅，做人就应该这样——不畏风寒，铮铮铁骨！”

洪氏是清代知名学者乾隆进士洪亮吉的孙女，她豪爽大度，家学渊源。她不仅用母亲的慈爱温暖儿子，更以知识的雨滴滋润小海粟的心田。如《唐诗三百首》、《洪北江诗集》等，她都要求小海粟熟读。而小海粟又是多么爱妈妈呀！他最相信妈妈的话，这段讳莫如深的家史由妈妈讲了出来，它在小海粟幼小的心灵上第一次烙下朦胧的政治印痕……

小海粟想着妈妈的话，又望望窗外的红梅，似有所悟。他慢慢挣脱母亲的怀抱，走向院落。

雪早已停了，厚厚的云层拨开了一条蔚蓝色的隙缝，渐渐地大了，更大了，露出一小块蓝天，阳光折射下来，使皑皑白雪变得更加晶莹耀眼。在它的映衬下，红梅怒放，傲然挺拔。

小海粟仰头看着红梅，这色彩，这姿态，连同母亲的话在他的心里唤起了一种奇异的感觉，他的心在欢跳，在震颤！他想哭，想笑，想……据说，达尔文小时候非常喜欢甲虫，而爱因斯坦四岁时就琢磨指南针的周围有什么东西在推动着它？科学家如

此，那么艺术家呢？他们艺术的萌动是怎么开始的？此刻的小海粟正体会着他生平第一次对自然美的激动，也是第一次产生强烈的表现欲望：表现梅花，表现雪，表现自我！

他扭过头，墙上有几幅石刻，这是彭玉麟所作梅花屏条……刹那间，一个念头闪电般地在脑海里掠过，他蹲下身，兴奋地用手指在雪地上画起来……画呀画呀，画了多久？一定很长时间了，要不怎么又下雪了呢？雪落在地上，落在小海粟的颈脖里。他本能地一抬头，咦？天空更高了，更蓝了。

“咯咯咯咯！”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小海粟回头，看到身后站着一位戴着小红帽的小姑娘，她眼睛又大又亮，仿佛会说话，她的皮肤跟雪一样白，躲在一边用手摇动树枝，见海粟发现了，便歇手问道：“表哥，你画什么？”

“梅花，象吗？”

杨蕴玉拍手：“象，象极了！”

这时，又走过来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西服，留着分头，气宇轩然。他是海粟的姑父屠敬山，一位新派思想家。他点头赞扬道：“唔，画得不错嘛！”

小海粟非常高兴，在他的心目中，姑父是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他仰头央求道：“姑父，给我讲个故事吧！”

屠敬山笑笑：“好！给你讲个司马迁的故事，不过，你先读读他写的文章。”说罢递过去一卷纸。小海粟翻开来，是《报任少卿书》，他读起来。屠敬山便快步走进厅堂。

洪氏起身让坐。屠敬山说：“大嫂，九儿有绘画才能。”

“何以见得？”

“刚才他在雪地里画了株梅花，稚拙中倒透出一点才情呢！”

“真是如此，倒是刘家的福份了。”

“应当让他有个学习的机会，我侬常州不是出了个恁南田吗？对，就让他学学恁派工笔花鸟白描，你看如何？”

洪氏乐意地答道：“也好，既如此，就让他转绳正书院就读吧！”

绳正书院有几十个同学，其中有海粟的堂房叔叔、姑姑、哥哥、姐姐和表兄妹。他们学习字画都很认真，唯独海粟不守恒蹊。描得很快，照样描成后便自己信笔随意画来，自觉很有兴味，却往往受到老师的指责：“你画得最坏，乱涂乱画！”

先生的话终于传到刘家凤耳里，他十分恼火。洪氏不以为然：“先生所说九儿动辄离开画帖，任意乱画一气，其实是他不满一味摹印画画稿，依然画葫芦。他常画自己喜欢的东西，我看画得不错呢！”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怎么能任其所爱？”

窗外，传来小海粟和表妹的嘻笑声。

“九儿，你过来！”刘家凤把儿子喊进屋，严厉地说：“今天，我要考考你的画！”

“画什么？”小海粟眨着大眼睛。

刘家凤手一指：“就以梅花为题。”

洪氏取来文房四宝和一张宣纸，小海粟从容不迫地趴在桌上，他一点也没想到门外急坏了一个人。谁？杨蕴玉。这位小表妹资质聪颖，与海粟一样喜爱书画，她文静内向，却特别喜欢跟性情外溢的表哥在一起。此刻，她扒开门缝，担心地窥望……叭！她一出神，碰到了门环。

刘家凤闻声拉开门：“是你呀，来，快进来看你表哥画画！”

“表哥，我给你磨墨好吗？”杨蕴玉乖巧地说。

小海粟使劲地点点头，兴味更足了。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这样评价刘海粟：“他的艺术纯是从直观自然而来，忠实地把对自然的感情描写出来……在他画面上的线条里、结构里、色调里，都充满着自然的感情。”

自然的感情就是童心。它意味着纯真和自然。如果说，海粟直至垂暮之年仍童心犹在，那么，他九岁时画的梅花就是童心的萌发。

杨蕴玉觉得表哥画的红梅是世界上最美的，但她不敢说，只和表哥一道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刘家凤。这位严父眯起眼睛横看，竖看，紧闭的嘴唇终于露出一丝微笑。他看看洪氏说：“给你儿子题几句吧！”

洪氏欣然命笔：

幽谷那堪更北枝
年年自分著花迟
高标逸韵君知否
正在层冰积雪时

“哈哈哈哈！”刘家凤仰头大笑。

二

小雨丝丝，给古朴的常州小城罩上一层灰蒙蒙的色调。雨中，踉跄的毛驴，要饭的乞丐，小贩沙哑的叫喊，盲人凄凉的胡琴声……形成了一幅凋敝萧索的街市图景。

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刘海粟撑着乌骨深红的油纸伞，腋下夹本书，从青云坊出来，穿过古城楼，拐进一条窄窄的小巷。这时，迎面走来一列送殡的队伍。几个尼姑敲着木鱼，摇着幡铃，念着超度的经文。跟在尼姑后面的是一口棺材，上贴着一张黄纸条：烈女张若兰千古。几个老妈子和丫头神情漠然，只有一位老太太抚棺嚎哭：“儿呀，你死得冤……”声音凄凉，令人心碎。海粟不忍悴看，急步跨进左侧的石库大门。

房的四壁都是书，屠敬山背着手，凭窗伫立。刘海粟悄悄走进，轻唤道：“姑父。”

屠敬山没有转身，却问：“九儿，看到了吗？”

海粟知道姑父指的什么，便问：“那是什么人？”

屠敬山缓缓转过脸，沉痛地说：“死的那个女人叫张若兰，因为长得漂亮，被县太爷逼她做了儿媳妇。其子是个残废的侏儒，结婚不到半年就死了，县太爷又要她殉情，所谓烈女不嫁二夫……”

“这意味，青云坊贞节牌坊上又要刻上一个牺牲者的名字

了。”刘海粟愤愤道：“女人也是人，为什么如此苦命？”

“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啊！”屠敬山说，他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看看侄儿，眼睛里闪烁出一股光芒：“中国皇帝不好！要想出路，只有一条——共和！”

“共和？”

“是的。”屠敬山从书架上拿下一本书递给侄子说：“《新年梦》是蔡元培先生最新著作，你好好读读吧！”

刘海粟心猛地一跳：蔡元培！这个名字对于他已经很熟悉了。姑父在蔡元培任处长的国史编纂处进行史学专著《蒙兀儿史》的写作，假期返回常州，常常在讲书之暇对侄儿介绍蔡先生的人品与学识，这位具有反叛思想的清朝翰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他心目中的偶像。

屠敬山又拿了几本书交给侄儿，海粟这一年虽刚到十四岁，却已满腹诗文。他不仅在绳正书院学习子书、史书、经书和歌赋之外，还读了文明书局出版的《贞德传》、《拿破仑》、《罗兰夫人》、《民约论》……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给他插上幻想的翅膀。他的心或游弋于上下五千年，或神往于海外千万里，书籍成为他离不开的好朋友。从姑父那里回到家后，海粟迫不及待地打开《新年梦》。这是一篇小说，描述自号“中国一民”者在梦境中所见所闻。表达了作者不满现实，希望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建立康乐美满的新世界。海粟一口气读完，掩卷沉思……

暮色在不知不觉中拉下帷幕，院落里有人走动，一两声吴侬软语——是送客吗？

“九弟，想什么心思？”一个苗条的情影走到海粟身后。他回头一看，是姐姐慕慈，便示意地拍了拍《新年梦》。